

日本社会那一批正视历史直面真相的勇敢者——

他们拼接上缺失的“加害者记忆”

新民晚报记者 吴宇桢

今天普通日本人的感情天平上，广岛和长崎所象征的“被害者”记忆沉甸甸地占据了一端。那种情感记忆与“反战”的朴素思想交织在一起，塑造出今天日本人对战争与和平的基本认知。我所遇见的日本人，没有人喜欢战争。他们用“绝不可以”、“不能”、“不允许”这样充满强烈色彩的词语来否定“战争”，明确厌恶的眼神流转在暧昧婉转的日语里，直白得令人印象深刻。他们诉说着对和平宪法的珍视，1945 年 8 月 15 日那“日本历史上最漫长的一天”之后，新生的是一个令他们骄傲的“不战日本”。

在抽象意义上的“和平与战争”背后，深刻存在于日本的具体加害事实又在哪里？在“战争与和平”这样宏大的叙事框架背后，有比朴素的情感记忆更坚硬的东西。历史的起承转合，历史的因起缘灭，记忆链条上缺失的碎片仍然会在某个时刻回归，并且被勇敢者拼接上。

一个二战历史记忆渐渐模糊的日本，也存在着拨开迷雾的努力。那些存有良知、维护真相的身影，应该被我们看见。

率先揭露南京屠杀

在采访前，有几本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书里满载的反思，从另一个角度，让我得以观察这个国家暧昧历史认识背后的东西。

谈及日本的历史认识，南京大屠杀是最典型的问题。很少有人知道，让“南京大屠杀”进入日本人的“历史”，离不开两个人的勇敢与努力。一个是世界上南京大屠杀研究的首倡者、“大屠杀存在论”学者的代表洞富雄先生。他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 1967 年，见于《近代史之谜》中的一章，这是日本第一篇在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南京大屠杀的文字；他的《南京事件》出版于 1972 年，是日本第一本研究性的专著，迄今仍被不断征引。可以说，他为南京大屠杀的客观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直至 2000 年以 94 岁高龄去世，他的大半人生都在与右翼史观论者的交锋中度过。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成为议论热点，及至形成论战则与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的揭露性报道有关。1971 年，本多胜一获许可踏上调查侵华日军战争罪行的采访之路，寻访日军暴行的旧迹和幸存的受害人。报道以连载方式在《朝日新闻》刊出，其中当年 11 月 4 日到 11 月 16 日之间的 10 篇报道涉及南京大屠杀。此后，报道以《中国之旅》为名集结成书，由朝日新闻社出版，引发轰动。《中国之旅》在此后 10 年中重印了 26 次，但也引发日本右翼势力的疯狂攻击。如今，在网络上检索本多先生的照片，他一直戴着墨镜出现，所受压力可见一斑。

深刻反思民族根性

不可以只在抽象意义上理解



■ 今年清明节，白西绅一郎等日本友人赴南京“绿色赎罪”，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内为遇难中国人默哀 吴宇桢 摄

广岛原爆亲历者写诗向中国道歉

这是一首特别的诗，来自广岛原爆亲历者田村秀子女士。她在 70 年前的广岛原爆中永远地失去了母亲。后来长居美国的她作为广岛市特任大使，向美国人讲述自己亲历的历史。一次纽约集会中，田村女士在讲述原爆历史的时候，也为日本的加害者行为道歉。“我们

能拥抱你吗？”当时在场的一些中国年轻人听了田村的致歉后这样问道。他们拥抱在一起。

讲述这个故事给我听的是田村女士的小学校友石田护先生。虽然是通过邮件，我感受到了石田先生讲述这个故事时的心情，互相体谅的心情才有“集体意义的治愈”，

这也许是和解的第一步吧。

石田还特别希望我们能刊发田村秀子用英文写作的那首《伤痛与欢乐的记忆——向中国人民致歉》的诗。这应该是本诗第一次在中国发表，我们希望这样一首由原爆亲历者写就的关于爱与和解的诗篇，能够带来更多的善意与理解。

伤痛与欢乐的记忆 ——向中国人民致歉

作者 田村秀子（原爆亲历者、广岛市特任大使）

请原谅我，
未能早些说出，
自己心中的恐惧，
当我知道我们的军队，
给你造成多么可怕的伤害，
我还是个十多岁的孩子。

请原谅我，
至今仍觉得无能为力，
只有心里难过；
我深深感受到你的伤痛，
恨不能摆脱我们历史上的罪恶，
但愿那与我无涉。

作为我祖辈的伙伴，
你曾是我们家的贵客，
我们家全体成员，
都敬你为尊者。

你曾是我最喜欢的故事书，

迷人的三国人物，
腾云驾雾的美猴王，
一次又一次，
让我流泪、让我欢笑，
伴我度过童年时光。

追忆遥远的往昔，
共同的纽带把我们连在一起。
我们在家看着描绘你祖国大陆的画卷、画屏长大，
虽然它们已毁于战火，
但那上面的山、河、雾谷，
至今还在我们心中铭记。

你是前辈，是老师，
我们的历史遗产：
艺术、信仰、道德准则，
很大程度上都由你所赐。
当我们沉浸在战败后的忧伤中，
回忆战争时只感到自己的痛苦，
看不到我们对外的暴行及其
给邻邦带来的苦难，
我们又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原子弹让我失去了一切，

但我竭力躲避它对我的冲击，
强忍下心中的伤痛，
力图靠尊严和体面把持住自己。

但是我错了，
在残忍的历程中，
无处可躲，
更无体面。

我开始看见，
缺陷及后果，
从残忍的伤害中，
慢慢浮现。

对于给你们造成的损失和苦难，
以及长期痛苦记忆的煎熬，
我真诚地感到抱歉。
请原谅，
如果这是可能的话，
让我们共同抚平所有的伤痛。

如果这是可能的话，
让我们从远古，
那欢乐与互相尊重的时代，
重新开始。

他认为，战争责任是无法回避的，“考虑到今天日本的现状，‘战争记忆’的时代逆行也是很清楚的。‘战争记忆’是在人们忘却的时候，或者是在人们主观上想要忘却的时候，突然像‘亡灵’一样回来，查看日本人是否做好了服丧作业，不仅对本国的牺牲者，而且对他国的牺牲者，日本人是否真正感到了哀痛。”

高桥先生直言应当保持“耻辱的记忆”，“为它羞愧，不要忘记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要一直作为今天的课题意识到这一点”，“只要忘记了对死者的责任，任何以现在为中

心或面向未来的解决都是不够的。因为耻辱的记忆在向人们追问过去、现在、直到未来对世界的责任。”高桥先生的真知灼见无疑是对强调“面向未来”的安倍谈话的有力反驳。

不只看到自己伤口

对于战争双方来说，经济崩溃、民生凋敝等惨象在记忆链条上有重合的部分，但在 70 年前结束的那场战争里，日本的“加害者”行为毋庸置疑。然而闪现在广岛和长崎上空的那两道“无声的闪光”却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甚至反转了日本人的战争记忆。

拨云见雾看进历史深处，需要勇气。我遇见的来自广岛和长崎亲历原爆的人们，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他们在自己的伤口之上，也看到了别人的伤口。

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先生对家乡广岛有过精辟的论述，“广岛既是被害者的象征又是加害者的象征，但首先被视为加害者。”这样的深刻见解来自其大学时代华侨同学的言论：“广岛原爆，是受到报应”。这位访华 600 余次老先生，在此后的人生中每每提及“报应论”显得非常坚定。在我看来，这正是超越感情记忆、直面历史事实的典范。

国际经济评论家石田护先生，早在十年前便写下《广岛背后的疑问：责任》一文，深刻追问广岛悲剧背后的加害者责任。借着采访的机会，我有幸成为这篇文章的第一个中国读者。

石田先生坦率地说，当时日本国民的狂热情绪也是战争扩大的推手之一，当时还是少年的他见证了这个过程。“日本的体制产生集团狂热的俘虏。”他在文章中写道，“日本不能再成为那样的囚徒，这正是那场战争留下的教训。”石田先生虽是经济学者，对中日关系也非常关注。希望这位老先生的见解能够跨越国境，增进两国普通人的理解。

长崎原爆经历者小川忠义先生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听说我希望采访一位原子弹爆炸的亲历者，此行给予我诸多帮助的九州日中文化协会会长张晶先生介绍我认识了他的朋友小川先生。小川是一个一辈子生活在长崎的普通人，幼年经历了原子弹爆炸。他坦率地承认，自己对很多历史细节并不清楚，但我觉得，他在有限的认知范围内，勇敢地面对了“难以言说”的记忆。“原爆受害者，如果只讲自己是受害者，很难得到被害国人民的理解。历史上加害之事，做过就是做过了。诚实道歉、主动和解，就可以做朋友了吧。”在长崎原爆资料馆采访的那个下午，小川先生对现政府强推的安保法案表现出浓重的担忧，“那一定会招致战争的危险。”

以上这些人的想法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我不得而知，而正因为他们生活于一个逐渐忘却战争记忆的日本，他们表现出的态度值得被更多人获知。